

# 心智哲学视域下语义范畴构建的意向性分析

王红孝<sup>1,2</sup>

(1. 长安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4; 2. 长安大学 外国语文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为研究语义范畴构建的意向性,通过对认知语言学范畴化的相关研究发展回顾以及心智哲学意向性的概念厘清,利用案例分析与比较论证研究法,以心智哲学的意向性为基本工具,重点探讨认知语言学中范畴化的意向性问题。研究发现,认知语言学认为范畴化是人类认知和概念化的结果,而人类有意向性的认知是具有普遍性的;从事物的多维性来考察,范畴化不但遵从了意向性的选择,而且在意向性的“利己”“方便”关照下,在范畴层次的构建中,功能维度较为凸显;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基本层次范畴、上位范畴和下位范畴,能够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交流活动的需要,所以语言表达中选择世俗范畴化,而摒弃科学范畴化,其实也体现了某种意向性。

**关键词:**范畴化;意向性;多维性;认知语言学;语言表达;家族相似性

中图分类号:H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0)06-0113-08

## Intentionality in categorization from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of mind and cognition

WANG Hongxiao

(1.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2.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intensionality of categorization, after the literature review on categorization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intentionality, with cas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the intentionality in categorization is discussed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onclusions are that categorization is the result of human cognition and conceptualization in term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he intentional cognition is univers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dimension of objects, categorization follows the intentional choice an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ategory, the dimension of function is dominant due to the guide of self-care

收稿日期:2020-07-06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310813152001)

作者简介:王红孝(1968-),男,陕西渭南人,副教授。

and convenience; basic, superordinate and subordinate categories can satisfy the routine communication of human beings, so layman categorization is preferred over scientific categorization, which is, in fact, intentional.

**Key words:** categorization; intentionality; multi-dimens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expression; family resemblance

2015年,中国农历羊年的到来引起了西方媒体对于羊年的“羊”所指的广泛讨论。中国羊年的“羊”应该翻译成英语的“sheep”“goat”“ram”还是“any ruminant horned animals”?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考察,这些争论和范畴化有密切的关联。这些看似有趣的争论,其实对心智哲学在范畴化方面的探讨有着重要的启示。范畴化的意向性,或许对于此类问题的解答,有一定的合理性。

范畴化是人类使用语言对客观世界进行分类的过程,是人类根据特定目的对思想或事物进行辨识、分类和理解的心理过程<sup>[1-2]</sup>。认知语言学以体验为基础,对语义范畴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讨,认为范畴(化)不仅是人类通过对客观世界进行分类所获得的各种范畴标记的意义,也是人类认知和思考的根本方式<sup>[3]</sup>。众多学者对范畴化的研究涉及很多方面。Croft et al. 系统性地探讨了范畴边界的即时生成<sup>[4]</sup>。Geeraerts 关注了范畴原型的转变<sup>[5]</sup>。Hopper et al. 探讨了范畴的动态性,首次对“去范畴化”(decategorization)进行了阐释<sup>[6]</sup>。卫乃兴用“非词语化”阐释了词义范畴的动态发展<sup>[7]</sup>。文旭等从范畴动态化角度探讨了词汇化与语法化的关系<sup>[8]</sup>。刘正光等对“去范畴化”进行了系统的探讨<sup>[9]</sup>。曾容等正式提出“动态范畴化”理论<sup>[10]</sup>。这些探讨对于范畴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产生了巨大影响。范畴化以及有关范畴的理论在认知语言学研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认知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极大地得益于范畴问题的探讨<sup>[3]</sup>。

最早来自经院哲学的意向性是心智哲学研究的重要概念之一。布伦塔诺(Brentano)将意向性概念引入哲学和心理学领域。通过将意向性定义为心理现象的一种特征,把“人”和周围的“物理现象”

进行了区分。胡塞尔(Husserl)进一步发展了此观点,认为意向性是意识的本质属性和核心内容<sup>[11]</sup>。塞尔(Searle)将意向性引入语言学领域,把意向性认定为“心灵的一种特征,通过这种特征,心理状态指向或者关于、论及、涉及、针对世界上的情况”<sup>[12]</sup>。徐盛桓对于意向性的认识论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sup>[13]</sup>。雷卿详细探讨了意向性与语言的表达及理解<sup>[14]</sup>。鲁俊丰将意向性引入移就研究,认为移就的生成过程是主体意向态度的选择过程,是主客体互动关联的结果<sup>[15]</sup>。刘彬将意向性引入翻译领域,提出翻译的终极目标是挖掘潜隐于文本中的意向性,并在译入语中使其显化<sup>[16]</sup>。而王梦珂等从文本层面探讨了翻译的意向性,认为在翻译中,意向性理论能够指导人们关注译者的主体意向性、原作者及读者的意向性;同时指出,译者翻译文本时的措辞、语言风格的选择不仅受自身意向性、知识的影响,还受原作者和读者意向性的约束<sup>[17]</sup>。

通过对认知语言学范畴化相关研究的回顾以及心智哲学意向性的近期研究梳理,我们不难看出,认知语言学认为范畴化是人类认知和概念化的结果,而人类有意向性的认知是具有普遍性的。按此逻辑推理,如果凡概念化都是“人”的意向性的概念化,那么范畴化必然是“人”的意向性的范畴化。俞建梁论述了范畴理论中的相似性和原型具有主体性和不确定性,认为范畴的构建不只是在主体自身完成,还必须通过主体间性的交往才能真正实现。他在论述中所涉及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同样无法回避意向性的涉及<sup>[18]</sup>。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以认知语言学的范畴化基本概念和理论为基础,以心智哲学的意向性为基本工具,重点探讨认知语言学中范畴化的意向性问题。

## 一、心智哲学的意向性

所有意识都是关于对象的意向性意识<sup>[19]</sup>。徐盛桓认为意向性是意识活动起点,而且在意识活动的整个过程都有体现。意向性是意识体现“利己”的倾向,是对事物进行注意、过滤、选择、表征时的心态,并呈现判断、评价、表征的功能<sup>[13]</sup>。徐盛桓强调意向性的“利己”属性,其实质就是以“我”为中心,为“我”服务。从意向性产生的心理过程来看,意向性是对观照的事物进行“注意”分配、并进一步做出选择和定位。徐盛桓认为在语言活动中,“人”的具体要求首先需要转化为语言活动开始之前的意图。语言活动主体根据当前语境,会有意向性地选择合适的语言活动要素。这种语言活动的意向性是“人”的意识与“物”的意识的统一。这种“统一”保证了“人”的意识明确的指向<sup>[13]</sup>。从认知语言学的观点来看,范畴化既然是“人”的范畴化,“人的意向性”在范畴化中就不可避免地涉及。范畴化的意向性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比如,范畴化的意向性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解释意向性在范畴化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些问题的回答依赖于我们从心智哲学的角度对范畴化进行深入审视。我们拟从以下3个方面详细探讨范畴化的意向性问题。

## 二、原型范畴构建的意向性

Ungerer et al. 在关于认知语言学中范畴(化)的基本观点中强调,范畴并不是对世界上各种事物的任意划分,而应被看作是基于人类大脑的认知能力而划分的。颜色、形状、生物和具体事物的认知范畴锚定于概念上凸显的原型。这些原型对范畴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原型理论认为认知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fuzzy),相邻的范畴不是由刚性边界划分的,而是相互融合的;在原型和边界之间,认知范畴包含了从最好的到最差的典型等级范围内的所有成员<sup>[20]</sup>。在范畴化的原型理论中,原型

被认为是最容易出现在我们心智中的范畴意象,是该范畴最典型成员的概念化结果<sup>[21]</sup>。某一范畴所有成员的认知参照点和锚定物就是原型。在范畴化的原型试验研究中,Hopper et al. 通过实验证明,颜色的范畴化并不是任意的,而是锚定在焦点颜色(focal color)上的。这些焦点颜色就是这些颜色的原型<sup>[6]</sup>。对于这些原型颜色凸显原因分析,目前有两种解释:第一,这些原型颜色的凸显反映了人类感知的某些生理机理;第二,这些原型颜色的凸显或许与普遍发生的现象有关。

针对这两种原因,我们将从心智哲学的意向性视角,对此重新进行探讨。如果生理机制是导致这些原型颜色的凸显,这种生理机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深究。一方面,人大脑感官(视觉)神经的构造形式,会天然使人们更容易感觉这些原型颜色,进一步获得这种感觉在心理上的感受,并由感受形成原型意象,语言则只是这种原型意象的表达形式。一旦这些颜色成为人们最容易感觉的凸显人们就会基于这种凸显锚定其他颜色,所以人们把容易感觉的颜色概念化为原型。由此推理,这种概念化是一种基于人类生理机理的意向性的概念化。因为人们是以自己的感觉容易度,或者说感觉的经济性(容易、方便、省力)作为概念化的基本原则。这一概念化的过程就是认知主体主观上认知颜色的原型构建,这种构建能够排除颜色的非原型。这些非原型颜色的认知则以原型颜色为参照,进行概念化。总之,经济意向性主导这一原型构建。另一方面,这种生理机制,还有刺激-增殖的程序发挥作用。据报道,日本东京大学久恒辰博等人发现了学习能增加脑神经细胞的部分机理。他们通过试验证明人在记忆某些东西时产生的“西塔波”会传递到大脑海马区,刺激这一部位的神经祖细胞。由于神经祖细胞会发育为新的脑神经细胞,所以这种刺激最终将使脑神经细胞增殖(新华网,2009年9月19日)。这种刺激-增殖的神经机理表明如果普遍现象反复刺激人们的感官(视觉)神经细胞,那么某些感觉这些普遍现象的感官(视觉)神经细胞就会增殖。这种神经细胞的增殖无疑会使人们更方便、

更容易感觉这些普遍现象,因此人们在心理上也就容易感受这些普遍现象,那么这些普遍现象就最容易成为我们范畴化的原型意象。所以,原型颜色的凸显和普遍发生的现象有密切相关性。例如:白色(云朵、雪)、黑色(夜晚)、红色(太阳)、绿色(植被)、蓝色(天空)、棕褐色(土地)。

这些颜色原型概念化的意向性取决于某些普遍现象的反复感觉。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认知某些原型颜色,是我们意向性地选择了那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最密切相关反复出现的普遍现象的颜色作为我们构建原型颜色的基本范例。因为意向性会把注意力“指向”或“关指”(关心和指向,aboutness)与自我(小我大我)关系最为密切的事物,特别是当时当地与自我关系最为密切的事物<sup>[21]</sup>。

### 三、家族相似性的意向性

家族相似性是范畴化重要的理论支撑之一。按照 Rosch et al. 的定义,家族相似性的原理是 AB, BC, CD, DE 形式联系的一系列事物。也就是,每一事物与另一事物或另几个事物,至少有一个因素(一般是几个)相同<sup>[22]</sup>。Rosch et al. 所提出的家族相似性涉及了简单的维度权重的接受性判断<sup>[22]</sup>。既然范畴建立的基础是相似性而不是共同性,维特根斯坦认为要了解语言的真实意义,必须深入探讨“家族相似”(多样性)特征的“语言游戏(行为性)”。那么这种相似性是什么样的相似性?我们认为这种相似性是每两个家族成员之间某个维度上的相似。比如,“游戏”的家族相似性,是基于家族成员不同维度上的相似性,从而形成不同维度视角下的相似性链接。这些相似性链接保证了家族相似性的连续性。范畴化就是记录家族成员的相似性和连续性<sup>[23]</sup>。如下例所示:

游戏:篮球-足球-乒乓球-棒球-铅球-围棋-象棋-扑克-麻将-马拉松-跳远-跳高……

家具:桌子-椅子-茶几-凳子-沙发-床-床前柜-衣柜-鞋柜-屏风-橱柜-电视柜-

书柜……

我们可以从事物的多维性角度解释家族相似性问题。第一,事物的物理属性具有多维性。这种多维性导致人们对事物认知的凸显。人们通过事物的颜色、形状、尺寸、功能等等物理属性来认知事物的某个或者某些维度,并综合这些维度把握事物的认知。但是穷尽事物所有维度来认知事物,应该难度较大。所以我们对事物某个或某些维度的认知是基于凸显<sup>[24]</sup>。第二,个体的差异是普遍现象,我们要定义一个事物时,如果考虑到个体差异,定义就会变得庞大而复杂。所以一般的定义都是关注事物较为凸显的某个或某些维度。这就意味着任何定义不可能是完整而详尽的。因为凸显了事物某个或某些维度,意味着事物的某个或某些维度的未凸显。比如香蕉,我们可以通过凸显香蕉的形状、味道、颜色等等属性来定义它。这种凸显下的定义,自然会使比如质地、功能、尺寸等等维度属性的未凸显。这种认知方式反映在概念化的语句中,就会出现在人们描述某一事物时,或许只凸显地描述了某一或某些维度。具体来说,任何字或词都是概念化的结果,比如“香蕉”,可以被概念化为某种颜色(颜色维度),可以被概念化为某种水果(功能维度),还可以被概念化为长条(形状维度)。当我们读到“香蕉”这个词时,被概念化的维度一般凸显。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由于“香蕉”所具有太多太复杂的多维性,我们很难对“香蕉”的原型意象进行具体、详尽的描述,或者给出一个全面而详尽的定义。心智哲学的感受质不只是物理属性的某些凸显,还有心理属性的依附<sup>[13]</sup>。在心理属性上,事物同样具有多维属性。比如“香蕉”可能的心理属性包括:歧视、喜欢、愤怒、厌恶、恐慌、难受等等。Pustejovsky 提出将感受质分为 4 类:形式、构成、动因、功用<sup>[13]</sup>。比如“胡萝卜”的形式感受质应该包括分类、颜色、质地、重量、气味等,构成感受质包括构成成分、构成属性等等,动因感受质包括信息编码等。功用感受质包括目的和用途等。Pustejovsky 对感受质的定义无疑拓展了事物的多维性的概念

意义。

事物的多维性保证了家族相似性的可操作,同时也可以论证范畴化的最大相似性。从事物的多维性考虑,原则上世界上任何两个事物都有联系的可能性,比如形状上的关联、质地上的关联、功能上的关联、颜色上的关联等等。但是家族相似性的维度链接绝对不是任意联系,而是一种意向性的链接。因为每两个家族成员之间的链接,必须意向性地选择某个维度或某些维度作为链接的纽带。这种意向性的链接同时屏蔽了其他维度链接的可能性,从而保证链接的最大可联系性,保证家族的最大相似性。当然,一般来说维度链接越多,家族成员之间的关联性越大,家族相似性越大。总而言之,这种意向性的链接不是任意链接的。如果是任意链接,那么从事物的多维性来看,世界上任何两个事物都有联系的可能性,那么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可能通过这个或那个维度的链接而成为一个家族,具有家族相似性。但是如果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是一个家族,具有家族相似性,那么范畴化就变得毫无意义。

#### 四、范畴层次构建的意向性

认知语言学理论认为基本层次范畴,比如 dog、car、tree 等等是人们最为关注的对象。其他层次范畴则锚定于这些基本层次范畴<sup>[20]</sup>。从心智哲学的意向性分析可以发现,所有范畴层次的构建都不是任意的,而是有意向性的构建。

Berlin 等的研究发现 Tzeltal 关于范畴层次的划分非常有意思。在 Tzeltal 属层中,有 97 个范畴(约占总范畴的 20%)没有附属属类,即从 Tzeltal 看来,有些范畴和任何上位范畴都应该没有关系<sup>[25]</sup>。认知语言学认为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是这些范畴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以及文化价值<sup>[25]</sup>。因为这些范畴包括了在 Tzeltal 的人们饮食中最基本的食材(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比如玉米和豆子,因而成为认知语言学所谓的基本层次范畴。

从 Berlin et al. 的试验研究可以推断,哪些范畴

会被当作基本层次范畴并不是任意规定,而是有意向性的构建。在这些基本层次范畴的构建中,意向性地选择某些范畴为基本层次范畴,是基于“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价值,或者根本原因是重要的生活必需品”<sup>[20]</sup>。以“自我”为中心是意向性的本质所在。“自我”的注意、“自我”的选择都是经过过滤后完成的。所以这种注意和选择聚焦于“自我”,关注与“自我”联系最为密切的事物<sup>[13]</sup>。对“人”来说,最重要的事物进入基本层次范畴,是因为我们对这些事物给予了最大(较大)的关注、注意,然后通过过滤后选择的结果。那么基于“人”的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价值,或者重要的生活必需品而构建基本层次范畴,就变得无可厚非。意向性的基本范畴构建的结果就是某些在“人”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活动中,相对比较重要的、与“人”关系密切的、“人”最关心的那些范畴,经过“人”的注意、过滤、选择、心理状态表征,判断、评价等一系列的心智验算被构建为基本层次范畴。

同时在基本层次范畴中,人们还能通过花费最小的认知努力,获取有关事物的最大量信息,这就遵循了认知经济学原理。基本层次范畴的构建不但能很好满足我们的认知需要,而且最重要的一点,能够很好地诠释意向性在层次范畴构建中的重要意义。因为意向性倾向于“利己”的属性是人们心理的一种自然属性,所以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构建相应的基本层次范畴。比如,基本层次范畴共存现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比如研究发现 house 和 building, jeans 和 trousers, 还有 plane 和 jet, 都是基本层次范畴。但是按照严格的逻辑,这些基本层次范畴无法共存,因为严格上来说,他们是一种基本层次范畴和上位范畴,或者下位范畴的关系。比如 house 被构建为基本层次范畴,那么严格按照逻辑来说,building 应该是它的上位范畴,同理,如果 trousers 被构建为基本层次范畴,那么 jeans 应该是它的下位范畴。因此如果范畴化能保证更加经济的范畴化形式,严格的富有逻辑的下位(或者上位)范畴可能就不必要构建<sup>[20]</sup>。总而言之,基本层次范畴的构建是一种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为了

能够遵循认知经济学,可以牺牲逻辑的有意向性的构建。

上位范畴的构建主要是为了突显事物的一般特征,而这些特征大多涉及事物的功能<sup>[20]</sup>。上位范畴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在日常范畴构建中,几乎所有基本层次范畴都可以支持一个以上的上位范畴<sup>[20]</sup>。比如在上位范畴的构建中,基本范畴中的“公交车”有玩具、交通工具两个上位范畴。为什么只有交通工具和玩具可以成为公交车的上位范畴,可能是因为这些潜在的认知范畴得到某些特征的支持,这些特征表示了被认为是事物最显著的特征:他们的功能和目的<sup>[20]</sup>。

第二,与有逻辑的分类不同,从认知的角度考察普通人对有关动物的范畴化,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范畴化具有断裂性,不一致性并具有可选层次路径等特征<sup>[20]</sup>。来自普通人的范畴化的层次既不必复杂也不必一致。基于日常语言使用者的认知需要,人们可以忍受断裂性和可选层次路径,这正是把日常范畴化和科学范畴化区分的根本因素<sup>[20]</sup>。

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认为从意向性和事物的多维性来解释,是具有说服力的。如果说上位范畴的构建和基本层次范畴的构建一样,都是以“人”为最主要的服务对象,以“利己”为最终目的,那么上位范畴的构建是一种意向性的选择。即基于“人”的生活生产实践活动的需要,我们有意向性地构建上位范畴。因此人们无需按照严格的科学逻辑构建,也无需考虑上位范畴构建时是否一致,或者是否断裂。我们在上位范畴的构建中,还可以出现可选路径。比如,一个基本层次范畴可以具有两个及以上的上位范畴,而这两个上位范畴的构建路径各不相同。从事物的多维性来看,是事物的多维性保证了一个基本层次范畴可以具有两个及以上的上位范畴。从原理上来说,某一基本层次范畴的上位范畴构建可以基于此基本层次范畴事物的任何一个维度。比如,以基本层次范畴 car 的上位范畴为例,它的上位范畴可以是:交通工具、玩具、礼物、模型等等。这些上位范畴的构建其实都是从 car 的不

同维度来构建的,比如,功能维度(交通工具、玩具、礼物)、形状维度(模型)等,当然这些维度的选择是有意向性的。既然对于任何事物的认知都以“人”的需要为中心,那么不难理解,大部分基本层次范畴事物所具有的上位范畴都是从“功能”的维度来构建的。因为只有从“功能”的维度,意向性的构建才能体现“物为我用”“利己的”“贴近自我”的关照。从下面的例句不难看出,这种意向性维度选择在我们日常生活生产实践活动中存在广泛性。

(1)我看见父亲正迎着朝阳执鞭把犁;看见父亲行走在稻花扑鼻田塍上,脸上映着丰收的喜悦;看见父亲佝腰驼背,把一筐筐石头铺洒在屋后的路上。(上位范畴:建筑材料。)

(2)战士们没有子弹了,就把一块块石头扔向敌人。(上位范畴:武器。)

(3)桌子不太平,他找了一块石头把桌子的一个腿垫了一下(上位范畴:物件。)

(4)他把鸡蛋往烧热的石头上摊开,随着石头滋滋地冒汽,鸡蛋的香味就四散开来。(上位范畴:烹饪工具。)

(5)石头,快把门关上,人家快冻死了。(上位范畴:指称。)

(6)若我看倦了风景,走累了路。你是否,愿意变成酒色的石头,让我把余生靠一靠。(上位范畴:家具。)

(7)下课铃一响,刚跨进小学门槛的我,便像小燕一样飞出教室,在操场上奔跑,在滑梯上追逐,或者是静静地蹲在沙坑边寻找着那一颗颗彩色的小石头。(上位范畴:玩具。)

(8)他在这块石头上花费了不少心血,等雕刻完成后,晶莹剔透,美不胜收。见过的人都会爱不释手。(上位范畴:宝石。)

当分析下位范畴时,我们知道表述下位范畴的复合词中两个成分竞争不平衡。认知语言学对其源范畴支配地位的差异解释,其实质反映了在下位范畴的构建时意向性的不同选择。认知语言学认

为下位范畴中复合词的源范畴支配地位的不同是因为在这些下位范畴的范畴化中,我们更依赖的那些源范畴(处于支配地位),不仅属于基本层次范畴,而且更受人们关注。比如在复合词衣领和鞋带中,我们从那些表示“衣”“鞋”实质性的事物源范畴会获取更多的特征,而从“领”和“带”这些表示部分或者附件的源范畴获取较少的特征。当两个源范畴的支配地位相当,比如“raincoat”,我们会偏重某个源范畴,是因为这个源范畴不仅提供了仅有的客观描述,而且提供了额外的联想性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rain”在“raincoat”的范畴化中地位更重要。同理,在“washing machine”中,动词“wash”地位更重要。Ungerer et al. 认为作为“wheelchair”一类复合词的认知范畴不仅依赖构成这些复合词的具有语言形式的源范畴,而且依赖于大量其他不具有语言形式的认知范畴<sup>[20]</sup>。但从意向性的角度来讲,下位范畴“wheelchair”所引出的源范畴大多来自功能维度,比如伤残、医院等。当分析“newspaper”和“airplane”时,结论也是一样。下位范畴的源范畴支配地位的不同,主要原因是“人”在构建这些复合词时,有意向性地进行了以“人”为中心的认知加工。这些加工从“重要性”或“功能”的维度出发,反映了人们看待事物的意向性认知。当然,有些认知加工或许和心智哲学的意象态度相关,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但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进一步探讨。

## 五、结语

中国羊年所引起的外媒对于“sheep, goat, ram, any ruminant horned animals”等等之争,实质反映了范畴化的中西文化差异。“羊”在中国被认知为基本层次范畴,而在英语中被认知为无关紧要的上位范畴。“sheep, goat, ram”等在西方才被认知为基本层次范畴,其上位范畴则自然被认知为“animal”。

认知范畴是概念化,它会作为心理概念存储于我们的大脑,并且被语言符号所标示。通过我们对认知语言学的范畴化中一些重要概念,比如原型范

畴、家族相似性、基本层次范畴、上位范畴、下位范畴等的考察,不难断定,意向性在范畴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范畴化不但遵从了意向性的选择,而且在“利己”“方便”“经济”等意向性关照下,范畴化的功能维度较为凸显。既然科学的范畴化更加合理、更加系统,为什么人们不使用这些范畴,而使用世俗范畴。这是因为太过复杂的科学范畴化,妨碍了人们使用的方便性。过于庞大的科学范畴化系统,普通人需要太多的努力和付出才能把握和应付。因为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世俗的基本层次范畴、上位范畴和下位范畴,能够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交流活动的需要。所以语言表达中选择世俗范畴化,而摒弃科学范畴化,其实也体现了某种意向性。

总之,决定范畴变化的外因是语境,但决定范畴变化的内因则是意向性,而保证意向性的范畴化可行性的要素之一则是事物的多维属性。此外,有意思的是,有些颜色并不是普遍的颜色,但会被人们(尤其都市人)认定是原型颜色,比如:中国红、牛仔蓝、军衣黄、奶酪色、乳白色、咖啡色、橙黄色、橘红色。这时的作用机理倾向于意向性的意象态度。因为某些更悦目,更被人们喜欢的颜色更容易被认知为原型颜色,是基于心-物随附性的,是受到意向性的意向态度左右。以“利己”为取向的意向性范畴化中涉及的意向性态度问题,也应该成为我们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

## 参考文献:

- [1] 刘洋. 基于范畴化理论的英语词汇学习研究[J]. 英语广场, 2020(3): 33-36.
- [2] 杨梅. 再论雷考夫范畴化理论的缺陷[J]. 外语学刊, 2017(1): 44-48.
- [3] 吴世雄, 陈维振. 范畴理论的发展及其对认知语言学的贡献[J]. 外国语, 2004(4): 34-40.
- [4] Croft W, Cruse D. Cognitive linguis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5] Geeraerts D. Diachronic prototype semantics: a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lexicology[M]. London: Clarendon, 1997.
- [6] Hopper P, Thompson S. The discourse basis for lexical

- categories in universal grammar [J]. Language, 1984 (60):703-752.
- [7] 卫乃兴,形容词性修饰语的非词语化特征研究——来自英汉语料库的证据[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9 (3):217-223.
- [8] 文旭,曾容.从范畴动态化角度看词汇化与语法化的关系——以汉语“但是”为例[J]. 外语教学,2018 (2):7-13.
- [9] 刘正光,刘润清,语言非范畴化理论的意义[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1):29-36.
- [10] 曾容,文旭.流行语语义动态范畴化的模因研究[J]. 当代修辞学,2019(3):86-95.
- [11] Husserl E. Formal and transcendental logic [M].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69.
- [12] 塞尔.心灵、语言和社会[M].李步楼,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13] 徐盛桓.意向性的认识论意义[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2):174-184.
- [14] 雷卿.意向性与语言的表达及理解[J]. 中国外语,2013(5):28-34.
- [15] 鲁俊丰.意向性:汉语移就生成的心智哲学阐释[J]. 嘉兴学院学报,2020(1):90-94.
- [16] 刘彬.意向性视域下“纯语言”的研究[J].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122-127.
- [17] 王梦珂,沈国荣.“一带一路”外宣翻译中的意向性分析[J]. 牡丹江大学学报,2020(1):48-51.
- [18] 俞建梁.论范畴构建的主体间性[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3):13-21.
- [19] 李蜀人.胡塞尔意向性理论的构成及意义[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6):145-152.
- [20] Ungerer E,Schmid H J.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 [21] 徐盛桓,廖巧云.意向性解释视域下的隐喻[J]. 外语教学,2013(1):1-6.
- [22] Eleanor R,Mervis C B. Family resemblances: studies i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categories [J]. Cognitive Psychology,1975(7):573-603.
- [23] Waldron T P. Principles of language and mind[M].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5.
- [24] 王红孝.主体性,多维性,约等于——心智哲学视域下转喻本质[J]. 中国外语,2015(1):51-58.
- [25] Berlin B,Breedlove D,Raven P. Principles of Tzeltal plant classification[M]. 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4.